

9月的北京,燥热的中午。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附近的一家面馆里,用养老券点了一大碗牛肉面、一份凉拌菜和半只鸡。面只吃了几口,凉菜和鸡肉最后则打包带走。“能够用养老券的地方就那几家,面馆儿最方便。”老人说。

从2010年1月1日起,《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办法》开始全面实施。北京市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到价值100元的居家养老助残券,凭券可以在社区指定的家政、商品专柜以及老年餐桌使用。

有调查显示,运行两年多,老年餐桌成了养老券花费最多的地方;而老年人诉求较大的家政服务等方面则由于服务点少、品类单一、粗放式管理等原因很难满足老人需求。

近日北京市宣布,将出台养老服务机构的准入标准,同时下半年还将对养老规划展开调研。北京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也透露,未来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范围将扩容,年内计划推出的5000万投资项目即将公布。

在老龄社会不断加剧的今天,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补充养老需求势在必行。而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组织,无疑应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提供方。

2011年4月,民间组织北京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石景山广宁街道成立了乐龄日间照料中心。作为全北京市首家日间照料中心,乐龄引入

了企业管理模式。在日间照料中心的老人除了基本的娱乐活动外,还可以享受专业修脚理发、心理咨询和身体康复服务。目前中心最多可容纳20位老人同时活动。老人可以使用政府发放的养老服务券到此购买服务。

这虽然还只是一个尝试,但成功的小案例或可为养老问题在更大范围的解决提供参考。政府出资,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民间组织之间形成市场化竞争,最终将选择权交到老人手中。

但实际上,作为世界上唯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我国服务于老年人的公益组织数量却很少,民间养老的现状依旧不佳。为此,国家在政策层面也对公益组织和项目进行了一定支持。

早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发改委就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爱心护理工程”项目纳入规划,积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相关项目的建设规划的编制和立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2年7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一场“延迟退休年龄”的大讨论引起了全民关注。据了解,中国已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时代,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8亿,每年还在以500万至800万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此背景下,探讨公益组织究竟可以做什么,又正在做什么,意义深远。

将选择权交给老人 公益机构养老的 三个样本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在苏州市平江区乐龄配送中心,做好的饭菜将由专门的工作人员送往百余户订餐的老人家

乐龄： 居家养老 老人自治

“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土屋”,相对于其它养老方式,中国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居家养老。针对这一特点,北京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乐龄)尝试了一种“社区居家养老”这种对于国人来说新鲜却更符合中国文化的服务模式:通过NGO与社区的合作,搭建社区居家养老支持网络,以此来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乐龄的前身是2006年成立的民间草根机构“乐龄合作社”。发起人王艳蕊彼时的想法是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在社区内推广沙龙、茶社、互助服务等活动。

乐龄首先在石景山天翔社区试点,通过征求意见,成立了天翔社区夕阳红乐园。于周一至

周五下午开展唱歌、聊天、保健等5个兴趣小组的活动,社区老人自选小组长,自己制定管理规则,展开各种活动。据了解,该乐园的活动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同时,乐龄在调研的基础上还有针对性地将社区老人进行分类。分成健康老人、经济困难老人、身体困难老人。根据分类,乐龄组织健康老人成立社区老人支持网络,去帮助经济困难和身体困难的老人。

乐龄不但鼓励老年群体自主参与治理社区和社会,同时还发动社区居民通过自主申报成立公益小组,小组活动内容以服务老人为主。每个小组至少有5名核心成员,乐龄为每个小组提供不高于800元的小额公益活动资金,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小组既有丰富老年人业余生活的兴趣小组,也有自助、互助的帮扶小组。目前,乐龄已经建立

了17个公益小组。

随着各种小组的建立,社区老人逐渐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网络。乐龄又开始了第二步探索:为老年人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供其购买。乐龄培训专业志愿者或者工作人员,为居家老人提供直接的、有针对性的上门服务。其中包括:为居家老人提供居室卫生清洁、帮助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帮助做饭、洗衣、查电卡等日常服务,除此之外,还协助老人陪送就医、专业按摩、检查维修各种家电、开展各种娱乐活动,甚至帮助其联系家人。

“中国的老人没有购买服务的习惯,多数依靠自己和子女。我们尝试收费,提供专业服务,将盈利用于对贫困老人的扶助等。”乐龄创始人王艳蕊说,这样具体入微的服务,乐龄进行了长时间调研。

(下转 11 版)

